

方言词“敢说”的词汇化与话语主语的零形式*

晁 瑞

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提要 “敢说”一词活跃于北方方言中,很多方言词典没有收录。但是在 17 世纪小说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中,却有很多用例。文章考察了“敢说”的形成历史及语义,认为它有一个逐渐词汇化的过程,适用于说话人揣摩听话人或有关的第三者对事情的反应这样的语境。同时对这个方言词未进入通语领域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 敢说 方言词 词汇化

中图分类号 H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6)04-0036-05

1 引言

《金瓶梅》中有一个词“敢说”,多部有关该书的专书词典,都没有收录。李申(1992:613)没有专门收录,但有所涉及。他将“敢说”拆为两个词,认为“敢”是“副词,无实在意义”。冯春田(2003:180)指出“敢”是“语气副词,表揣测;只出现在‘敢说’、‘敢说是’中”。两家都否定了“敢说”是词,但是冯春田先生认为“敢”、“说”两个语素关系紧密。我们考察这个词形成的历史,并结合方言实际语言中“说”存在语音弱化现象,认为“敢说”是词,不是词组。“敢说”当是“可能这样说”、“莫非这样说”之义。这个词的形成应与俗文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多见于戏曲、小说类文献中,至今它还存在于民众口头上,活跃于方言里。

2 词汇化的“敢说”

明清时期小说中有两个“敢说”。一是“敢于说”义,记作“敢说₁”,是一个一直活跃于当今普通话中的词组。另一个“敢说”适用的语境是说话人揣摩听话人或有关的第三者对事情的反应,是一个有一定词汇化基础的双音节词,活跃于当代北方方言中,记作“敢说₂”。下面例句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它们的区别。

(1)便是公侯人家,钦赐的禁地,我学生也曾打进去,救出人来,没人敢说我放肆! (《侠义风月传》第五回)

(2)(潘金莲责骂玳安等,说道)贼囚根子每,别要说嘴,打伙儿替你爹做牵头,勾引上了道儿,你们蹊狗尾儿。说的是也不是? 敢说我知道? 嗔道贼淫妇买礼来,与我也罢了,又送酥糕与他大娘……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

[收稿日期] 2005 年 11 月 25 日 [定稿日期] 2006 年 5 月 4 日

* 本文经董志翘先生指导完成,由马毛鹏同学帮助记录方言音,谨致谢忱!《语言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深致谢意!

上述两个“敢说”句在表层结构上基本一致,都是“敢说+代词+形容词(动词)”。例(1)意思为“有胆子说出认为我放肆的话”,结构应分析为“[敢[说[我放肆]]]”。例(2)的语境为,玳安给西门庆与贲四老婆偷情创造机会,过后玳安又与她有染;贲四老婆怕遭到西门庆老婆的羞辱,就给爱吃酥糕的吴月娘送了一盒,也送了潘金莲。潘金莲人精明,嘴又尖刻,觉察了此事,这一番骂是针对此事而来。“敢说我知道”应理解为“你们可能说我怎么知道”,结构应为“[敢说[我知道]]”。可以看出“敢说₁”与“敢说₂”在结构层次上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观察它们的差别,第一个“敢说”有否定式“不敢说”,第二个“敢说”没有“不敢说”这样的否定式。如:

(3)管家站在一旁等回信,也不敢说甚么。(《官场现形记》第九回)

第二个“敢说”没有否定式“不敢说”,主要原因是“敢说₂”语义重点在于表揣测;如果不对某事揣测,那就不存在“敢说₂”可以出现的语境。文献中能看到的例子,如文中提到的例(2)、(13)、(14)、(15)、(16)、(17)、(18),都是“敢说XX”,没有“不敢说XX”。在实际语言中,两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比较下面山东菏泽话(属中原官话片)中的两个例子:

(4)敢说,你再敢说一句!

(5)(爱打听闲事的人看到邻居家的意外情况,立即向别人说)老王出事了,敢说我咋知道,你看不了,救护车都停到他家门口了。

例(4)“敢说₁”,“敢于说”义,读作[kan⁴⁴ fu²⁴];例(5)“敢说₂”,“可能这样说”义,读作[kan⁴⁴ fə]。后一句话里,可以听到“说”的双元音已经弱化,声调已经消失。语音弱化是短语词汇化程度加深的重要标志,这就是我们认为“敢说”是词的理由。

3 “敢说”形成的历史考察

“敢”,《说文解字·一部》:“进取也。”在上古最初的意思当是动词“勇于拿取”之义,由于文献不足,我们见到的其最早的动词义是引申义“侵犯、冒犯”。如:

(6)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曰:“寡人帅不腆吴国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国语·吴语》)

“敢”带有宾语,为动词无疑。动词发展为助动词,往往因为它修饰另一个动词,退居句子的次要地位。如:

(7)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左传·哀公元年》)

例(7)中,第一句的主要动词是“食”,“敢”起修饰限制作用,“有勇气做某事”义,说它是助动词主要依据它限制动词这样的语法功能。这样的助动词可分为两类:1)表肯定义,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例子;2)表否定义,即“岂敢、不敢”。如:

(8)“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左传·昭公二年》)

杜预注:“敢,不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归于句式,在陈述句里,“敢”是肯定义;在疑问句里,“敢”是否定义。这里“敢”作为助动词依附于动词,意义上还与“进取”的本义联系十分紧密,虚化的程度还不深厚。

“敢”作助动词,还有一个意思,表示允许,“可以”义。如:

(9)(正末云)哥哥,你兄弟有一句话,可是敢说么?(孙孔国云)兄弟有甚话说?(元高文秀《双献功》)

这个意义离开“进取”的本义有些远了,虚化的程度比前者深。

演变为“大概、可能”这样表示估量、揣度的词义,距离本义更加遥远,虚化程度加深了,对动词的依附性也加深了,它成了副词。按照语义侧重点,这样的副词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情态副词,如:

(10)平安儿道:“爹敢进后边去了。”(《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七回)

“敢”限制动词的情态,“大概、或许”义。

第二类,语气副词,如:

(11)“敢是我这身体不洁净,触犯神灵?”(元孟汉卿《魔合罗》第一折)

“敢”帮助表达推测语气,“莫非,恐怕”义。造成这种分别的原因也在句式上,陈述句里,“敢”是情态副词;疑问句里,“敢”是语气副词。

明清小说里“敢说”的两个义位“可能这样说”、“莫非这样说”与副词“敢”的两个义位有直接渊源关系。“敢说”的词汇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短语“敢说道”的阶段。就我们检索到的文献,最早的与现代方言“敢说”同义的是“敢说道”,出现在元朝南戏中。副词“敢”修饰同义连缀的动词“说道”。如:

(12)伊前日到京,我成留住你,敢说道我浑家来至,我荣贵伊恁贫。我不道你痴心,别寻个计结来闭门。(无名氏《张协状元》第四十一出)

这是张协状元路遇结发之妻的唱词,“敢”的意思应当是“大概、也许”义,它修饰限制双音节词“说道”,词组“敢说道”意义为“可能这样说”。它隐含了话语主语“别人”。

元朝是俗文学大发展的时期,元曲是要演唱的,演员与观众要交流。不仅如此,这一阶段也是话本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讲述人也很注意与听众交流。我们经常在明清小说中读到“看官听说”这样的字句,这应该是话本小说的遗留。“敢说”所管辖的后续成分,在话语交际中,带有很强的插入语性质,意在与听话人交流。交际过程中双方受“省力”和“明晰”原则支配,省力原则作用的结果是词语的固化或“成语化”,成语化又导致词语形式的缩小。当“敢说道”缩略为“敢说”,就向词汇化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阶段,“说”仍与后面的成分关联,副词“敢”修饰动词“说”。如:

(13)魏名说:“咱不赌罢。人不说是咱闹玩,敢说是成宿的赌博哩。”(《聊斋俚曲集·翻魔殃》第二回)

这里语境是魏名诱导仇公子赌博,但又怕人家说破。故意推说“不赌”,是想推卸怂恿仇公子赌博的责任。“成宿的赌博”是转述揣测第三者的话语,隐含了主语“别人”。“敢说”与话语内容“成宿的赌博”之间有系词“是”连接,与前面小句“不说”相对照,可知副词“敢”还是修饰动词“说”,这时“说”语音尚不弱化。

第三阶段,“敢说”与话语内容直接相连,“说”语音弱化,“敢说”与后面成分的关系疏远。如:

(14)我可不能求俺这个兄弟。我实怕他合大妗子笑话。敢说:“你为家里的不贤惠,专替你招灾惹祸的,你躲到京里来另寻贤德的过好日子;如今贤惠的越发逼的丫头吊杀了。”(《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一回)

从现代标点上看,“敢说”已经与后面的话语部分联系不紧密。“敢说”后面是说话者揣测转述第三者的语言,隐含了话语主语。“敢说”的后续成分带有插入语性质,词的重音落在“敢”上,这样“敢说”表揣测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在我们检索到的元、明、清三代文献中,^[1]元代 240 多条例子,只有上面举到的《张协状元》中的“敢说道”,义同现代方言中的“敢说”;明代也只有《金瓶梅》中有 4 例;清代 410 多例“敢说”,也只有《醒

[1] 所使用的电子检索版本为《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二版),《金瓶梅》与《聊斋俚曲集》例句除了作者自己搜集的,还参阅了李申及冯春田先生著作。

世姻缘传》中出现4例方言意义上的“敢说”。这些调查结果能证明这个词的地域色彩。但是文献记录无法显示它的第二个音节为轻声的事实,只有当代群众口头活语言才可以证明它有成词的趋向。这可能是李申和冯春田先生误以为它是词组的原因。

4 语境中“敢说”语义考察

前文我们说过,“敢说”适用的语境是说话人揣摩听话人或有关的第三者对事情的反应,所以它的语义要根据具体的语境确定。下面我们就见到的文献,考察一下“敢说”的语义分类。

1)“敢说”隐含的主语是说话人。例如:

(15)怕俺每久后玷言玷语说他,敢说你两口子话差,也亏俺每说和。(《金瓶梅》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与西门庆失和,潘金莲、孟玉楼等人说和不成,孟玉楼说这番话是猜测吴月娘做为大老婆不肯央求小妾做中间说和人,授她们以话柄,让妾得势。“敢说”,“可能这样说”义,隐含话语主语“孟玉楼等人”。

2)“敢说”隐含的主语是听话人。例如:

(16)我没的是怕你拐了银子不成?只说你自家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的那头,好叫他替手垫脚的与你做个走卒,敢说是监你不成?(《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九回)
“敢说”,“莫非这样说”义,隐含的是听话人“小献宝”。

3)“敢说”隐含的主语是与谈话内容有关的第三者。例如:

(17)早是奴没生下儿长下女,若生下儿长下女,教贼奴才揭条着好听。敢说:你家娘,当初在家不得地时,也亏我寻人情,救了他性命。(《金瓶梅》第二十五回)
西门庆与来旺媳妇有隐情,潘金莲做了内应,来旺得知后,对潘金莲极为不满。例中是潘金莲猜测来旺可能会对未来的孩子说的话,“敢说”,“可能这样说”义,隐含的主语是与谈话内容有关的第三者“来旺”。

“敢说”的语义内容是说话者根据交际可能发生的情况,臆测有关的人将会说的话,带有很强的插入语性质,它的主语是不出现的。在我们能找到的例子中,只有一个例外。

(18)童奶奶道:“咱做生意,只怕老公计较。他敢说:‘我收了本钱,不合他做买卖,你看他赌气还开银铺!’通象咱堵他嘴的一般。咱还合他说声才好。”(《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一回)
“敢说”后面的内容,是童奶奶揣测陈公可能会因为听说两人又重开银铺而不高兴。但是这个句子即使没有主语,它表达的意思读者也能看得出来,因为“敢说”后面是转述陈公的话语。

语言交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说话人、听话人,还关涉谈话中的第三者。以上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一点印象:由于说话时的具体语境很复杂,“敢说”的具体语义流动性很强,很难一下子判断清楚“敢说”所涉及的主语到底是谁。意义不明晰,要形成书面语言,自然会引致文意晦涩,这应该是阻碍它被吸收为普通话词语的重要原因。

5 结语:与“敢说”类似的词汇化

语境具体的情况下,说话者与听话者双方都知道谁“敢说”,也就是“敢说”的主语是零形式。现代普通话中,也有与“敢说”词汇化类似的例子。如“听说”,原是“听X说”,“X说”是“听”的宾语,当“X”由于在语境中明确而以零形式出现时,“听说”就发生了词汇化。

为什么“听说”可以进入普通话,而像“敢说”这样一个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词语,却不能被吸收进通语?文章第四部分对此有所阐述,下面我们再就这个问题做一些补充说明。“听说”这个词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比如我们举到的“看官听说”这样的例子,零形式的“X”指讲述者,意即“看官听我说”。当它词

汇化以后,“听”隐含的宾语永远都指说话人与听话人之外的第三者,如:(甲跟乙谈论丙)听说他结婚了。隐含的宾语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丙或者之外的人。但是“敢说”正如前文所说,却复杂得多,受语境的限制性很强。按照 Traugott 等人的观点,语法化程度由低到高分三个层级:交际阶段、语篇阶段、概念阶段,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词汇化。虽然发展了几百年,“敢说”这个词还只是停留在“语篇阶段”,它还无法形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贮存在词典及人们的头脑里。

参考文献

-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董志翘 2004 漫议 21 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70—7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冯春田 2003 《〈聊斋俚曲〉语法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蒋绍愚 1994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 荣 1996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 申 1992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罗竹风 1997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学奇 王静竹 2002 《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北京:语文出版社。
吴福祥 洪 波 2003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Hopper, P. and E.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晁瑞,女,1970 年 7 月生,山东菏泽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训诂及汉语史研究。

The Lexicalization of “*ganshuo*” and the Zero Form of the Discourse Subject

Chao Rui

Chinese Department,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su 223001

Abstract “*Ganshuo*” is a phrase found in many northern dialects, but a lot of dictionaries of dialects do not list it out. In some novels at the 17th century, such as *Jin Ping Mei*, *The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Men*, there were many instances of “*ganshuo*”.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its histories and meaning base on much literature, and then draw to a conclusion that this word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It is usually found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 the speaker surmises what the listener or the relevant person will say. Finally the writer gives her reason why the word can't be admitted by Pu Tong Hua.

Keywords “*ganshuo*” dialectal word lexicalization